

## 生活苦不苦

家裏養了一缸金魚。某天換水時未留神，結果抽水管吸住了一條金魚的眼泡。金魚使勁掙脫，結果一隻眼泡生得被抽水管的巨大吸力吸掉了。接下來的幾天內，這條金魚再也無法保持平衡，傾斜的身體無法游動，只能靜靜地呆着。

魚不會說話，但在我看來，它是如此的苦命而值得憐憫。我甚至想起賽珍珠《大地》裏，王龍對兒子很嚴厲，唯獨對那個從小就只會傻笑的女兒無比憐愛。於是，每次餵食，我都注意將魚食撒在這條魚的周圍，不時看一眼免得牠被同類欺負。但牠依舊如風中飄搖的小火苗，在四天之後熄滅了。

前幾天看到一則人物報道，講述的是西安盲人張喜平的故事。從一九九〇年起，他每天起大早，從距離城區二十公里的家中，獨自一人攜兩大筐重一百六十斤的雞蛋，轉兩次公共汽車、耗時一個半小時進城售賣，賺取六十七塊錢。不論颶風下雨，不賣完決不回家。回家後，晚上要忙活到半夜，準備好明天要賣的雞蛋。

~~~~~

## 正裝

筆者的工作並不需要每天穿正裝上班，閒雲野鶴慣了之後，突然接到通知，次日正式場合需要穿着全套正裝出席，一時之間竟然有些不習慣。

回到家中，從衣櫃裏翻出正裝，拿到外面燙平、掛好，準備第二天一早換上。看着掛在衣架上的正裝，隱隱之中，彷彿有種古代將領在出征前夜看着營帳之中全套甲冑的感覺。

第二天清晨，穿襯衫、西褲、西裝外套的過程雖然不長，但相比起原本T恤加牛仔褲，一套上身就可以「閃電出門」的過程，多了一些鄭重其事的「儀式感」。走到全身鏡前，鏡子裏面的自己有些陌生——好像穿越時空回到過去，自己依然在學校讀書，要準備去做Presentation，穿戴整齊但緊張無比；又好像遇見了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的自己，從事的工作業可能是金融或者法律，西裝革履去上班不但是稀鬆平常更是每日必須的事情。

~~~~~

## 種族與階級

曾榮列「七姊妹」之一的美國頂尖文理學院史密斯大學（Smith College）近期火爆出鏡。《紐約時報》曝光，二〇一八年暑假，留校打工的一位黑人女生在某宿舍客廳吃午飯，招來校警詢問。她隨後在臉書發帖，稱因膚色被白人「另眼相看」，被質疑在校園裏存在的權利。此事引發巨大風暴，波及全國。校長馬上道歉，並僱用法務公司調查。當年十月報告結論出爐：未發現種族歧視證據。

報道稱，當時校園裏正舉辦未成年入夏令營，任何人未經允許都不能進入宿舍。舉報的白人清潔工年過花甲，視力微弱，是按規定通知校警。白人校警前來查看，沒攜帶武器，事件和平收場。該女生卻在臉書上錯誤指認報警者及毫不相干的另一名工作人員，並張貼二人肖像。兩位無辜者被斥「種族主義」。一位旋即離職，另一位因心理壓力犯病，遺毒至今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記者認為：史密斯一年學雜費近八萬美元，校工一年約掙四萬。大學對種族歧視階級更重視，校方忽略了出身上流家庭的學生與底層校工的階級矛盾，矯枉過正，造成另一種不公。

其實事件中的黑人女生出身貧寒的非洲移民家庭，從她的角度看故事顯然是另一個樣子。更耐人深思的是，舊事重提似乎暗示了某種微妙語境。全美反種族歧視的抗議示威一年前大爆發，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強調公平、正義，各大名校「反種族主義」教育方興未艾。記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真只是為「勞動人民」張目嗎？只怕是有運動就有反彈，上有壓力，下就有阻力吧。



三十多年裏，馬路從雙車道變成八車道，汽車越來越多，張喜平不斷調整適應着腳下的路。眼睛看不見，卻能靠手觸摸來稱雞蛋、收錢。長年勞累，小腿靜脈曲張，已經腫脹變形。他就是這樣自食其力，堅強地撐起了一個家。

別人覺得他太苦，而他回答說：「人生在世就是來賣力氣的，等老得走不動了，幹不動了，才是真正的苦，其他時候都不算真苦。」看到那條無法游動的金魚時，我驀然又想起這句話。很多時候，我們對自己太過縱容甚至近乎於矯情。與張喜平相比，我們叫嚷的「苦」算什麼呢？

由於看不見，聽歌是張喜平的最大享受。七十年代末，他就靠在河灘撿沙子攢的錢買了一台收音機，聽鄧麗君唱《甜蜜蜜》。



~~~~~

## 出書那些事

即使再不習慣，始終要出門。深吸一口氣，頗為忐忑地離開家，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在人來人往的地鐵中，悄悄注意周邊的行人，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發現我的緊張與不適。但結果，有些失望又在情理之中——根本沒有人注意到我。在偌大的、繁忙的都市之中，身邊的每一個路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而在我邊匆匆經過的陌生人，對他們而言只是無意義的過客。

舉頭四顧，周圍身穿正裝的人比比皆是，我在其他人眼中，必然也就是這「比比皆是」的其中之一，不值一顧。突然間放下心來，我身上這一套正裝，只是我自己不習慣而已，在其他人眼中是再正常的了。此時此刻，「正常」就足夠了，即使穿上了陌生的衣服，我還是我。



~~~~~

## 盡信款不如無款

平生愛竹，並非附庸風雅，而是着實喜歡竹的形態怡人，雅姿獨具，四時常青，具有清韻幽絕、瀟灑出塵的風采。童年時鄉居附近有一小竹林，常穿梭嬉戲其間；但突有一天發覺，被人全砍伐掉，闢土建屋；悵然良久，長大後仍憤慨不已。

年紀大了，十分欣賞宋代文同（文與可）畫的墨竹。正如其表弟大文豪蘇東坡（蘇軾）所題詩注：「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出無有，誰知此凝神。」現今隱於鬧市，「石屎森林」中，連翠竹青蔥的氣味也難嗅到，僅能案前放一個清代雕刻山水竹叢的竹筆筒（無款），聊作畫餅充飢、望梅止渴。

~~~~~

## 粉絲眾籌

粉絲或者後援會通過集資或者眾籌，來為偶像應援，並非新事，也不一定是壞事。比如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內地不少明星的後援會便通過迅速集資，以偶像的名義，向疫區捐贈了不少的防疫用品。只是近來內地兩檔「101」系選秀節目中，這種行為似乎有些向偏離理性的方向駛去。

所謂內地「101」系選秀，是指以《創造營》和《青春有你》為代表的、參照韓國《Produce 101》系列模式的綜藝節目。與觀眾和專業評委各佔百分之五十投票權重的《全民造

星》不知從何時起，「泛」在我們的生活中突然泛了起來。這話說着有點拗口，且聽我舉幾個例子。進書店買書，有些書架會標明「泛歷史類讀物」，大意是和歷史沾邊的圖書，比如筆記小說，或真真假假的王朝故事、宮門秘聞。經常還聽到「泛文藝」的說法，也是指和文藝沾邊的東西，比如，抖音上的才藝短視頻、唱歌跳跳的Vlog。當然，還有「泛科技」，果殼網的介紹便是「一個泛科技主題網站」。

有人說，「泛」的意思是與某某相關。以經驗來看，被「泛」之物，大多屬於「高級的」精神領域，與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有些距離。加了「泛」的首碼之後，內容往往

~~~~~

## 鬼魅之影

以往出書是鄭重的事。收到出版社出書邀約，便表示出版社願意付給作者稿酬，也願意承擔賠錢風險。過去在港出了二三十本書，卻心高氣盛地認為出版社能約到自己寫書，是她的幸運。隨着年歲漸大和對行業的了解，才明白和後悔當初的想法不諳世事。作者出書得到了稿酬，但出版社的確是在市場上賭了一把的。

近年香港和內地出版社都開設了自費出書項目。在內地，只要內容不違反相關規定，私人交一筆約三四萬元人民幣款項，便可與出版社簽約出書。出版社負責編務，但不包銷售。作者可得幾百到上千本書自行支配，但需自提，自找地方保管，再一本本寄

~~~~~

## 說「泛」之泛

多年輔導經驗中，曾有受助者在輔導過程中跟我說「其實我家裏有鬼」，我聽到都沒有特別驚訝，反而就更細心聆聽他們對見鬼的描述，例如由什麼時候開始看見、鬼是什麼外貌、你看見鬼時它在做什麼等，這些都是我好奇的問題。我一般都不會否定他們所經歷到的事情，我不是精神科醫師，我不能判定那是思覺失調還是精神分裂；我也不是神學專家，不能驅魔也未能捉鬼除妖，因此單純在理解個人經驗比判斷真偽和提供解決方案來得重要。

記得約十多年前，我在南區一個較為老舊的屋邨中工作，一位三十多歲的媽媽來找我談親子關係，和她談了好幾次後，她用試探的語氣問我：「你能接受其他的解釋

~~~~~

## 鬼魅之影

嗎？」當下我沒有理解她的意思，只回應她想聽聽她的想法。她向我提出孩子很皮的原因是受靈體所影響，當這句話出來後，她如釋重負地看着我，然後一直滔滔不絕講出她由小到大的經驗，而我也仔細聆聽，聽到有不了解的就詢問細節。

我沒有判別所謂她所見的是真實、幻象還是講大話，因為這對我理解這位媽媽內在心靈毫無幫助，反之她所經歷的都必然是心靈有共鳴或創造出來的畫面，因此我都樂於聆聽她具體的描述。在潛意識中的陰影去理解個人所經歷的鬼是分析心理學中的一個觀點，個人對不喜歡或自己恐懼的事長期強行抑壓下來，它們都會以不同形式去再次呈現出來，例如長髮女鬼是不少男生所害怕的對

~~~~~

## 鬼魅之影

有些收藏明、清浮雕竹筆筒的同好者，不免過於着重竹刻家的名氣，認為可大大提高身價；這種崇名心態，反而很容易墮入奸商推銷偽品的陷阱。有不少人拿起舊竹筆筒，總是凝神先着意找雕刻者的款識，若屬名聞遐邇的大師，就不自覺地先入為主，認定是難得的珍品，愛不釋手。賣家僅須稍花唇舌，或許作捨不得轉讓，即易以高價成交。他們不會細心鑒別其風格、構圖、刻工與刀法等。曾見一名收藏者的舊竹筆筒，全以淺浮雕技法，刻出松幹蘿竹，刀工不錯，但下款竟然鐫刻「朱松鄰」的大名，毋疑等於向識者明示：那是贗品。為什麼呢？須知朱松鄰（原名朱

~~~~~

~~~~~

發生很大改變，變得更加柔軟、有親和力，易於傳播和接受。因此，「泛」之所指，大約是精神與物質交接處的模糊地帶。就像一張多色的紙，滴一些水上去，洇了之後，色塊開始模糊，互相滲透，交界的地方成為漸變的色彩，漸漸很難確指是什麼顏色了。

色澤清晰、界限明確之物，無法也不甘被戴上「泛」的帽子。比如，二十四史或者《中國美術史》之類的書，不會被放入「泛歷史」。某位畫家的作品如果被藏進了美術館，而你要說這是「泛藝術」，他一定會急眼。同樣的，實驗室裏儀器、試管裏裝的也斷非「泛科技」。

世界上許多民族的神話裏，都描述過混

~~~~~

## 鬼魅之影

給親友。這操作非常費時費工。

自費出書不難。有時上網查找資料，就會有對話框跳出：您想出書嗎？請問是哪一類書？近年收到不少朋友、同學自費出的書，有政論的，有書法的，有文學的，也有回憶錄和自傳。自費出書都掛着正規出版社頭銜，有ISBN書號，也標着售價。事實上作者的出資已保證了出版社不賠本甚至有些盈餘，多印的若干冊投放市場，收入歸出版社，多或少都與作者無關。

在內地未自費出過書。過去簽約過兩家內地出版社出書，手續都很正規，稿酬也按合約到位，但只是一次性的。之後出版社便再也沒給過版酬，不知是未再版還是裝傻

~~~~~

## 鬼魅之影

象，是長期對母親的依賴或抗拒，衍生出來的內在陰影的投射，因此長髮女鬼長年累月還是流傳下來，可說是集體潛意識的最佳例證。

這位媽媽雖然覺得家中有鬼，但她卻從來沒有正面見過，只是憑感覺知道它的存在，我一直追問所謂的感覺，她想了很久後終於找到一個貼切的形容，家中的鬼跟小時候的爸爸一樣十分相似，經常來去無蹤，永遠也只能見到背面。

~~~~~

## 鬼魅之影

鶴）是明代隆慶、萬曆年間嘉定「練水派」竹刻始祖，藝術修養極高，雕刻精巧，美妙傳神，氣韻高古，縝密中有勁挺之致；其個人風格是深刻，也就是高浮雕刻法，「隆隆淺深可五、六層」，認為淺率不耐尋味，非深雕不能盡其美、不能達到自然的意趣。他的風格獨特，與當時和他分庭抗禮的「金陵派」竹刻之尊濮仲謙截然不同。濮氏擅長淺浮雕，所謂「勾勒數刀，便與凡異」，卻有「大璞不斫」、天然渾樸的意趣。職是之故，上述刻偽款的贗品，屬功力不深的淺浮雕，完全不符合朱松鄰的時代風格、派別風格和個人風格。

故宮博物院藏有朱松鄰高浮雕《海棠花》筆筒；江蘇省南京博物院藏有其竹刻《松鶴》筆筒，皆技藝超群，而又顯得和諧雅靜，境界高逸。

~~~~~

## 鬼魅之影

款牛奶，獲得一張「奶卡」，進行額外的投票。這個「金錢通道」，使得節目原本「誰的粉絲多誰可以成團」的規則，變成「誰的粉絲錢多，能買更多的奶卡，誰就可以成團」。

為了贏，粉絲們不僅要日夜兼程為選手投票、點讚，還要下血本為選手買奶卡。後援會為了能夠買更多的奶卡，不斷地集資、眾籌。而為了刺激粉絲掏出更多的錢，還出現了專門用來為粉絲集資比拼的互聯網平台。這些平台不僅可以集資，更可以「集資battle」，即兩個不同選手的粉絲，在同一時間內，開展比拼，看誰最終的集資金額更多，來證明誰的人氣更高。一個選秀節目中的一位人氣選手的粉絲一場battle，一晚大概可

~~~~~

沌的狀態。「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天開地闢之前是一片混沌。神話不是完全無根據的，但很難看出實跡。我以為，與其錙銖必較地考證，不如視之為思維方式的婉轉表達，更具有啟發。混沌的神話，反映的或許是先天認識到模糊孕育着生機和新意。

「泛」是一種蘊藏新意的模糊。「泛」的氾濫，大概說明我們的文化在整體上處於結構變革的時代。原有的版圖、疆域正在被侵蝕、破壞。有的地方猶如神話裏孕育世界的混沌，潛伏着生機。



~~~~~

不給。有位台灣朋友在內地出版系列書籍，賣得很好，每年都有近百萬收益，但就是收不到後續的版酬。她僱了一個人專盯各家出版社收尾數。那人要價很高，但相比收回的錢，還是付有所值。

真心佩服她精明能幹，但從未想過效仿。一是我的書賺不到她那個價位，二是我是散漫之人，不想耗那種精力，出版社給多少就算多少。

比起自費出書的朋友，算是有所收益，便很滿足。

~~~~~



~~~~~

## 鬼魅之影

象，是長期對母親的依賴或抗拒，衍生出來的內在陰影的投射，因此長髮女鬼長年累月還是流傳下來，可說是集體潛意識的最佳例證。



~~~~~

~~~~~

~~~~~

朱氏真品存世極稀；數十年來南北所見，大多是恍惚疑似，事實上坊間已無真品可見；摹擬之作，氣韻全無，神態刀法亦非。（附圖為清初無款浮雕竹筆筒《松下亭翁》）



~~~~~

以集資一百萬到兩百萬，大熱選手一晚上的數額更高達四五百萬，實在駭人聽聞。

在這種惡性循環裏，粉絲集資金額越來越大，奶卡的價格被炒得越來越高，粉絲一步步淪為資本的奶牛，不斷被壓榨。面對如此現狀，平台和節目組的規則需要反省，同時粉絲也不要忘了追星的初衷是快樂，而非將自己投入一個無底洞之中。



~~~~~

